

从正午开始的黄昏

□胡学文

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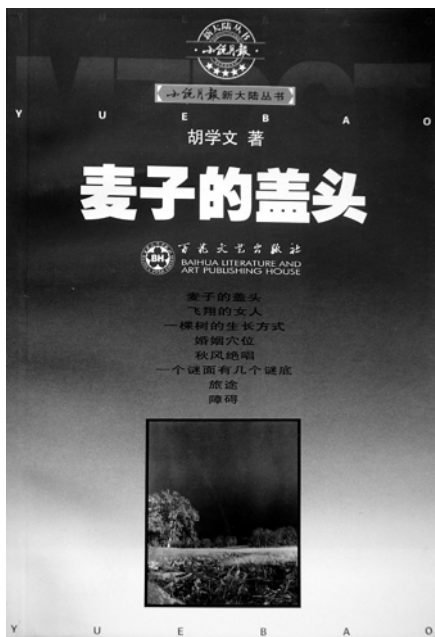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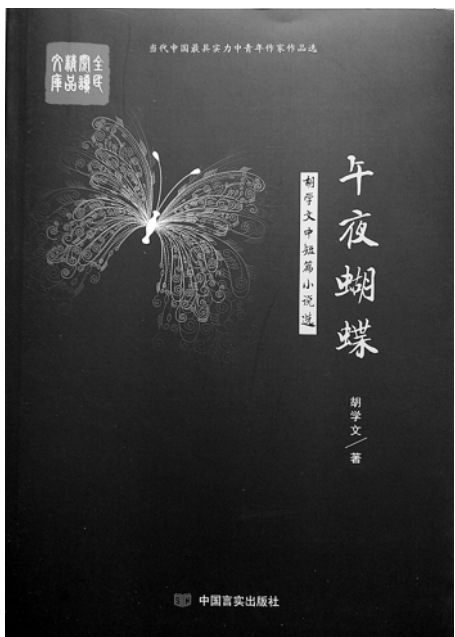
去的是海滨城市。

两年前，他走过那个方向，但选的是另一个地方。那一次，出了点意外。他躲着那儿，并非心有余悸，而是她的话仍挂在耳边，风向不好，而是她的眉宇间透出一股豪气，仿佛被西风吹散的并蒂莲花粉。收拾东西时，他看见几天前在地摊上买的铜镜。他犹豫了一下，缓缓放进包里，没人窥视，但他却用身体挡住自己的动作。

车站广场乱哄哄的。他刚到那儿，后脑便被啄了一下。不轻不重，那是她特有的击打：五指并拢——她说那是凤凰的嘴巴。他突然回头，那个熟悉的身影闪了闪，消逝在人流中。他的目光迅速滑了一遭，然后慢慢移动。模糊的背影，陌生的面孔，逮她可不易。她喜欢藏在角落中，捉弄他取乐。有一次，火车要开了，她还没露面，他急了，支住车门，央求列车员再等一分钟，哪怕一分钟。他忘了他的腿是怎么进去的，似乎被谁猛拽了一把。他再次扑向车门，大叫“我要下去……”忽然瞥见她的鬼脸。天晓得她几时溜上车的。进站，检票，上车，找到座位，他把包放在目光触及的位置。她飘过来，如一段浅浅的影子。却不坐，在车厢荡来荡去，假装看不见他，直到他站起来。她挤着他坐了下来，头靠在他肩上。他把头偏向一边，让她睡的舒服些。她有劲儿头十足，数夜不眠，忽而又睡意大发，就像现在这样。怕惊醒她，他喝水都小心翼翼。对面那位戴着黑框眼镜的女人从他落座就盯着他，当然，也盯着身边的她。他看女人，女人马上移开视线，等他转到别处，女人又摆过来。如果他睁开眼，准会瞪得女人低下头，然后，她得意地冲他说，咋样？目光真会杀人呐。他没她那么冲，他甚至朝那女人笑笑。女人受了惊似的，有一瞬间，她目现惊恐，嘴巴发出一个低音。女人自己未必听得见，但他听见了。她在睡梦中，常常发出轻轻的却充满力度的低吼音。他收紧脸，目光冷冷地投向窗外。春天到了，树木已经泛青，偶尔能看到枝丫间黑黑的鸟窝。乡间，燕子已开始筑巢了吧。

到站时已是下午，晴空万里，橘红色的阳光肆无忌惮地流淌，顿觉神清气爽。她高兴得跳起来。他买了张地图，另一个推销地图的动作慢了点儿，显然有些失望。他又朝他买了一份。他和她头对头研究一会儿，她的鼻息小虫子一样挠着他的脸。他说，可以了，我们出发。出租车司机问他到哪儿，他说了一个地方。他和司机聊天，司机问旅游还是做生意。他说做生意也旅游，司机说一看你就是个会享受的人，挣钱图啥，图的就是个乐子。下车后，他和他在那个区域转了一圈，目光不时碰在一起，双方都会心地一笑。有时，她还会冒粗话，奶奶的，就它了。

我都饿得抽筋了哎。她的声音泛着啤酒样的泡沫，她撒娇时就是这个样子。她喜欢吃辣鸭头，但附近并没有这样的饭馆。他过了两道街，才看见一个重庆火锅店。他就说它吧，这地方人不喜欢吃鸭头。怕她不高兴，吃饭时他掏出一面铜镜晃了晃。她瞥一眼，不屑地说，我以为是什么稀罕玩意儿呢。他说，这可不是一般的镜子，瞧背面。她的眼睛顿时亮了。她的眼睛大，放彩时犹如爆开的玫瑰。拿过来，我瞧瞧。他把铜镜放在对面。图案不是很清晰，但能看出那是一对凤凰。她所有的收藏都与凤凰有关。扇子、手绢、画册、烟盒、花瓶。她反复端详着铜镜说，给你个面子，这礼物我收下



了。不，不，我先替你保存着，活儿还没干呢。他抢过来，放进包里。

登记房间时，服务员问他是否要大床，他说要双床的，服务员瞧他一眼，又问，先生，是要双床的吗？他说是，然后回过身，他看不见她，她准是逛大厅一侧的商品店去了。她不但要逛，还要一一问遍商品价格，搞得服务员很烦。他劝过她，她说哪条法律规定不买就可以问？看我不像买的，我偏要问，问晕她，我兴许就出手。他再劝，她就瞪眼，你和她伙穿一条裤子咋的？行啊，什么时候搞上的？我是不是能吃喜糖了？他选择了投降。

午夜时分，他和她溜出宾馆。城市的夜依然清得像洗过一样，不过罩了层黑色的纱。他惊叹她出色的记忆力，走过一遍的路，她从不出错。当然，现在是他领着她走。他们从路边的栏杆钻进小区，只一扇窗户外有灯光，其余黑乎乎的睡得正香。这个小区不是他们的目标，走到头，翻过墙，便是另一个世界。用她的话说，是标准的富窝。似乎从开始或在他遇见她以前，她的选择就很明确。帮那些家伙减减肥，她如是说。他转了转，在一处楼前停住。他早已关机，可还是掏出手机确认一下。两年前那次意外，是他的疏忽造成的，他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叫出声。他问，我先上，还是你先上？她说老规矩。永远的老规矩。他无条件地服从。他和她贴在墙上，如斑驳的在风中晃动的树影。一楼窗户关着，二楼三楼也没有可能。或许这一排会踏空，这是常有的事。钓的就是万一，当然，危险也伏于万一的边缘。

终于把四楼窗户弄开了。他和她先后挤进去。他和她都不喜欢在外放哨，一同进入觉得更安全。他拧着笔电筒，小心翼翼地搜寻。客厅、厨房，可能存放钱物的角落。他不期望有什么意外收获——那段日子已经逝去，现在他更在乎的是仪式，和她一起的仪式——有枣就摘几颗，没枣也罢。不空手怎么办？豁达一半是因为无奈。电视机上放了二百元钱，还有一张纸条：家中无钱，不要乱翻。他咧嘴笑了。有意思的房主，肯定被人下过手，这也算豁达吧。但聪明处也难免失策，他马上断定房子没人。当然，他并没有麻痹，小心翼翼地推开卧室的门，一一查看了。如他所料。怎么样？他的口气不免有些得意。他打开灯，她跟在后面，看着室内的陈设。这家伙是干什么的？怎么连个照片也没有？他和她曾进入过没人住的房间，那时她就这样问过。在那个房间，他和他喝掉一瓶红酒，从容离开。她对主人不在场的宴

请念念不忘，所以在卧室停停便返回。架子上不但有红酒，还有两瓶酒鬼。红的？白的？他问。她喝酒很猛，不等她答，他就说，喝红的吧，我们上次喝的就是红酒。他启开红酒，给她和自己各倒一杯。然后，他关掉所有的灯，坐她对面。意外的收获，很久没和她这样对坐了。她总是匆匆地来，匆匆地走。黑暗中，她的脸忽隐忽现，捉迷藏似的。他闭上眼睛，陷进逝去的光阴。

他：什么时候收手？

她：怕了？还是烦了？

他：不能永远这样。

她：我喜欢，我要逛遍天南海北，怕了你就走开，我没逼你，对了，你是半拉子大学生么，我才不想那么远呢。

他：我担心你。

她：别给我念败兴好不好？

他：那好，我们就此分手吧。

她：你敢？我的老底都告你了，你说走就走？

他：我不会的。

她：不行！你走哪儿我跟哪儿，我缠你一百年。

他：……

她：好了，我不过吓唬吓唬你，再干两年，咋样？攒够钱，咱们买个房子住下来，我可不是非要嫁给你啊，不过，你表现好，我可以给你生一堆孩子。

他扑哧一笑。

第二天，他和她睡了个大懒觉。他早醒了一会儿，躺在那儿，凝视着对面，直到服务员叫门。他忘了设置请勿打扰的灯示。上午，他和她打车到海滩，这一天，他是属于她的。痛痛快快疯一天，她的声音夸张着，已显出疯样。好吧，那就疯吧，他说。

还没到海滩，妻子的电话就追过来。

2

乔丹本打算先回店里放包，可收到妻子讯问的信息，马上改变主意，让司机拐弯儿。他为之前的决定汗颜。仿佛为了弥补什么，他催促司机快点。司机不知没听见，还是不把乔丹当回事，依然四平八稳。乔丹不由骂娘，当然骂的是连接不断的红灯和拥挤的车辆。离第一附属医院还有很远的距离，车就走不动了。医院与信访局一条街，相隔不远，要么这头堵，要么那头堵。一头堵整条街便塞得满满当当。乔丹扔下二十元钱，擦着行人和自行车急行。他一路说着对不起，身后还是丢过骂人的话。

妻子半歪着坐在外科病房的椅子上。乔丹一露面，她马上弹起来，比他步子更快地迎上来。怎么样？他问。她的眼泪就下来了，和她疲倦的脸一样瘦巴巴的。她说刚输完药，

他睡了。他说妈在里面？她说妈熬了一夜，回去了。他轻轻推开病室的门。岳父躺在门口的床上，嘴角脸颊都旋着青色。乔丹有些恍惚，这张他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脸突然有些陌生，再望，他的目光没有摇摆。不是岳父又能是谁？

听妻子讲述时，乔丹始终抓着她的手。妻子讲得有些零乱，可能是紧张兼困乏的缘故，但乔丹听清了。岳父挨了打，打的倒没多重，可他跌倒了，脑袋磕在地上，没什么大问题，但头疼得厉害。乔丹安慰妻子几句，问报警没有。妻子忽然醒悟似的，哎呀，我一着急就忘了，现在不晚吧？乔丹说余下的事交给我，你回去休息。妻子不走，被他逼回去。

妻子和岳父行事都谨小慎微，打喷嚏也生怕惊了别人，可谓父女相传，但妻子喜欢静——这一点又随了岳母。岳父爱动，不是动粗动武，四处游逛，而是找乐子。从文化馆提前离岗后，岳父每天背着手风琴到公园义务为唱歌的男男女女伴奏，当然多是一些退休没事干的人，风雨无阻。无人唱的时候，岳父就在亭子里自娱自乐。乔丹的店距离公园不远，他坐在门口都能听见岳父的琴声。打岳父的是一个中年男子，乔丹已经猜出大概。类似的事，每天都在上演，没想怕事的岳父居然成了主角。岳父面白皮净，高高大大，招人喜欢也很正常，但乔丹怀疑岳父未必有胆子。能干出什么？暗送点秋天的菠菜而已。怎么会忘记报警？妻子昏头昏脑，没想到是正常的，但岳母不会。岳母文静，却是家里主心骨，遇事极少慌乱。乔丹想岳母必有别的想法。不管咋样，不能白白挨打。乔丹不爱寻事，但绝不惧怕。岳父挨打，乔丹正好替岳父或替这个家做些什么。是的，该做些什么了。在心底的某个角落，一直潜伏着某种欲望。

乔丹再次进入病房时，岳父已经醒来，眼里掩饰不住的羞涩和委屈。他躲闪着乔丹，大约拿不准把羞涩藏起来还是把委屈藏起来。乔丹叫几声爸，岳父的目光方犹犹豫豫地和乔丹对接。好些了吗？乔丹轻声问。岳父不大自然地说好多了。乔丹掖掖被子——其实没必要，病房并不冷——乘势靠在床边，又问岳父喝水不，想吃点儿什么。岳父摇摇头，指指桌上的水果。乔丹说，我吓坏了，你没事就好，躺几天，正好睡几天懒觉，像你上次让马蜂咬了那样。乔丹竭力说得轻描淡写，岳父的羞涩一点点儿褪去。

（节选自小说集《我们为她做点儿什么吧》，2014年1月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。）